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廿二冊

222.03  
Sizz9Rs  
MRh W

~~222.03~~  
~~Rh~~  
~~W~~





222.03  
S1229R1  
RK



209931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汗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澎湖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

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入間行

走維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

以為郤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郤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郤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

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

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

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兌反甄音鍾布走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

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

日十二年王三郡五十二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



唐順之曰此傳到底只敘一事補方苞曰此篇側入逆敘處酷似左傳蓋以吳及六國之敗必牽連以書或篇終更舉周邱之師及漢制詔則如附贅懸故因敘吳兵之起而凡周邱之別出因周邱之勝而側入吳王之敗走因吳王敗走而及天子之制詔然後追敘吳楚之攻梁及亞天之守戰吳王之走死六國之滅匹而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鳳文官 歲



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

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二年，反五十年。駱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年。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西、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

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溥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

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

也。溥則招致天下，以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

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

得待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

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唯。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

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

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

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

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

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

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

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

無賦。索隱曰：按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賈。

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二百文，謂之過更。自

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此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備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役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承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為繇乃戍邊一歲。

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囚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

吳王濞列傳

二

鳳文官

賦

賦

賦

賦

賦



陳文燭曰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惠之而敷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九杖而鐵券之恩適足以怒懷光在宋祖可以罷潘鎮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禍龜錯然則文帝之於吳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九杖之杖刃而無見於體體之斧斤乎漢之反文帝不能無憾焉王韋曰既數從容言又數上書說見得錯極慘慘非一日語

人者訟其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眾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二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九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二年冬楚王朝龜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度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官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

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寬之數年無入木拱則首難無入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暇欲急其攻而躡蹙為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俚語曰貪走者厥貪貪者噫其錯之謂邪

王印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索隱曰詭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驪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王上興於姦節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砥糠及米索隱曰案言砥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省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正義曰張華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



不合割地  
劉辰翁曰此辨土  
極知深淺變化語  
皆隨藉可觀

按師古云彷彿  
猶翻也  
茅坤曰此即桓將  
軍所請吳王何以  
卒棄而不用

劉辰翁曰而曰以  
下數語是諸王策  
其間有不從者故  
先言後日所處以

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

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

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

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案隱曰案所謂殷故吳王欲內以鼂

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彿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

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

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

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

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

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

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類

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

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諸侯既新

說之耳漢書去之  
謬甚

按漢書作背約  
城守是後乃自  
殺

劉辰翁曰來得悲  
壯古語如此自歎

王維續曰反兵正  
月起三月敗乃為  
此全計謬哉

余有丁曰按發端  
云云委難首于六  
國也

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

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

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

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

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

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身自將少子年十四

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

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二年正月甲子初

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

曰吳王劉濞故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

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

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卒無嗣國除嗣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

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侈辱之為故駟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不以



按師古云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也唐順之曰七國攻漢形勢如此茅坤曰予按吳王六國遠甚何者其所指七國共為關擊漢之勢特虛聲相喝耳而互為犄角處殊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也

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註亂天下正義曰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後國雖狹地方二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二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直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索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西北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正義曰越東越也又告東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維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謂胡兵也入蕭關正義曰今名蕭山關在涼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止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二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音專專謂入繼

按此又寫出楚淮南恨意

按師古云言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劉辰翁曰此篇語意傾人亦非後來所有後人修史此必不錄但巨反書聞止矣

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後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富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故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益時家居詔召

209931



董份曰欲殺錯乃故大言以安帝

增屠隆曰錯固以刑七國自取禍然讀袁盎策之善一語則盎之死錯亦可恨  
王章曰獨錯在復屏錯非言錯而何使錯即折之不患無說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鼂錯更順  
王維瑛曰盎與錯故不合錯為國計本忠盎乃藉口誅錯以報私忿其卒

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卒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以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通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

為案刺殺之有天

陳傳良曰吳王濞之謀反也其志蓋萌於太子博司之死而停蓄忍於文帝几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嘗不欲逞也鼂錯以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逞之謀迺卒以譏見誅錯誠可悲也夫  
余有丁曰漢殺錯餌七國以求罷兵卑亦甚矣盎欲快私雖不顧國體後說不售當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  
唐順之曰劇孟鄧都尉桓將軍田祿伯周丘皆奇士  
茅坤曰鄧都尉不知何許人其破吳之策所欲季梁以壯吳之銳而以輕

常正義曰今益為太常史大夫奉宗廟之指也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論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論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輕正反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



兵抄吳之餉道可謂射鵰于矣而條侯不以聞于天子不復見其為世用何哉  
王維楨曰田祿伯雖逆謀然計却為上策  
唐順之曰亞夫能用鄧尉之策則成吳不用田祿伯桓將軍之策則敗存以安危在所謀信哉  
按師古云多佻利害謂事不測非重言其反也劉辰翁曰少將名言天下之大計也一傳三奇田祿伯奇周丘奇然皆不能及此  
楊慎曰推鋒謂一往不復顧也孰知利鈍正在此哉董份曰言專并未

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破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佻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且降漢自為利已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

渡淮見吳王夫二將軍計  
茅坤曰吳王濞特賦漢耳爭天下非敢天下之豪傑不可以有功所部諸將士僅有田桓二子而不能即如周丘僅與一節得而脫身狗地以至干城陽皆所謂爪牙士也彼皆不能用則其所與謀者可知之矣聚兵數十萬而不及與漢為一矢一石之鬪異哉

以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聞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二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下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大報之以福為非者大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叩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以命臯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



錢清亂天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瀆罪孝文皇帝寬之欲

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

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

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函御物如淳曰函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

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二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

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

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

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

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

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向諫王

也第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

漢書師古註物下有洪字

按特下死事相三字不發其節也

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

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

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入

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東越

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囚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

越卽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卽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

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

華子駒匹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囚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

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橐飲水謝太

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士餘兵擊之

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

按師古云縱謂以矛戟撞之

茅坤曰以下次七國之區處其明知



按師古云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至得行其事也

王維積日數言可以折逆王信知名為誅錯者詐也

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蒞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詭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

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大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

言漢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鄧陽侯省首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滅也謂父仲

從代王省封鄧陽侯也 能薄賦歛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

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卒囚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

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

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為權首反受

其咎豈益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鑿成提局騎於攜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悔禍空取奔北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終

趙恒曰贊言吳之稔惡已久一以富強大盛一以太子爭技一以親越非謂誅錯發難也錯以為國恣身益雖權說不遂如陳法古封建地不過百里云云首無此禍而益錯何至以禍首受其咎哉此論重於吳事非重益錯論也

巖谷 修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ing faint text, likely a grid for annotations or a list of names.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初即位為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

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

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

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

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

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曰才性反孝景二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

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

焉由以宗家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

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

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

吳興凌雅隆輯按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王懿曰此傳分合

凌約言曰魏其灌

夫皆聚賓客以樹

黨武安亦折節天

下士三人徒以賓

客相傾而卒無賴

于賓客豈所寶者

之非賢歟太史公

三傳聯合微旨見

矣

茅坤曰三篇俱以

結賓客相傾一節

為精神

倪思曰嬰不顧寶

太后引誼別微真

忠臣也

補方苞曰魏其灌

夫生平事蹟並正

敘於前故武安事

蹟皆隨魏其爽其

初起也著魏其方



盛而昇其其益  
貴用事而下賓客  
進名士也以欲  
魏其諸將相讓  
其為丞相也以  
下士素歸之而  
以釣讓賢之名  
好儒術與禮度  
與魏其俱其益  
益驕也以言事  
效天下吏士皆  
魏其而歸之吏  
去魏其歸武安  
魏其與灌夫相  
相倚之由也武  
益橫益驕則怒  
其激灌夫之由  
中間魏其夫婦  
具且及日中與  
安往來侍酒跪  
如子姪相對灌  
尤敬諸士貧賤  
與武安折諸侯  
王坐其兄南鄉  
好陵貴戚有勢  
已之右者為後

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無下軍  
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今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實嬰守滎陽監齊  
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二云實嬰也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  
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  
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為  
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  
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  
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  
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  
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節又音帝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  
明揚王上之過有如兩宮廢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廢也毒惡也必廢人又火各反○索隱曰廢音釋謂怒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  
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

坐張本而魏其初  
致名譽及後魏其  
灌夫則以沾沾自  
喜多易敬之意法  
蔽過使覽者心怡  
目眩不知其所以  
然所謂工權旋而  
蓋規矩也  
張之象曰實嬰能  
言諸名將賢士在  
家者進之有公叔  
文子遺意焉巨所  
賜金輒與軍吏又  
能廣君上之惠其  
賢可知也孝景察  
其賢而用之不以  
太后故終于沮抑  
卒以有功亦可謂  
能知人矣

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  
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熾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曰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擔音尺占反難以為相  
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生長陵魏其  
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魏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  
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謂晚年也蚡益貴  
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太  
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  
孝景後二年徐廣曰孝景後二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  
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  
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

王維楨曰去就若  
此誠為多易  
增廣隆曰按魏其  
諫傳梁王爭廢太

增補尸記平水  
魏其武安列傳  
二  
鳳文第載



評點 見言詩林 卷一百一

子乃忠臣守朝大節

劉辰翁曰相提二字雖不可曉意者亦對答不能忘言之意

王維楨曰魏其薄爵祿尚節義故帝云沾沾自喜其多易

茅坤曰沾沾自喜四字切中魏其病

按持重者見為相當持重也

王維楨曰魏其方盛時豈更有武安侯哉時去勢遷可以鑒矣

註一不無下老字

茅坤曰往來侍酒魏其一句專伏魏其所以輕武安而相起釁領袖

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

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

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

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絳為御史大

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界下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

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後多不依古今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

太平舉適諸賢索隱曰適音直輩反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

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

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絳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賤道家言是

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絳請無奏

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絳王臧等而免丞相太

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

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

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

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

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

文書作之書

增袁黃曰竇客二

字一篇杜子後二

用客字應之乃推

較趙絳等與天下

吏士天下郡國諸

侯起家一千石之

類皆客也

按魏其武安二

人之覺起此

按師古云傾謂

喻越而勝之也

按此敘一入賓

客之盛

柯維騏曰蘇子瞻

云竇蚡所為其名

亦善矣然嬰既沾

沾自喜蚡又專為

發利太平豈可以

文致力成哉申公

始不能用穆生言

為楚人所辱亦可

以少驚矣晚乃為

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肺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

又以為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

為京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肺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研木札也喻其肺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肺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

口者脈之大會乎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

脉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滑滑春秋逆順知其

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非痛折節以禮誑之天下不肅

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

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

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

當是時丞相入奏

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一千石權移主上上乃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

魏其武安列傳

三

鳳文館

載



評點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七 魏其武安列傳 四

按魏其之禍由 此益重 按此叙賓客一 盛一衰 按注有刻確也 字則本文侵字 下當有刻字 按以下專摹寫 田蚡之驕與魏 其相傾處 按除者除去舊 官就新官也 南鄉漢書作北 鄉 註旌漢書如註 作旌蘇註立下 無曲字索隱引 說文與今本不 同 凌約言曰魏其失 實太后益疏不用 反應前武安侯雖 不任職以王太后 故親幸諸侯稍 自引而忘傲反應 前天下吏士諸侯

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

侯徐廣曰王后凡王信也太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 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 田園極膏腴而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偃也蘇林曰禮天

不可勝數魏其失實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 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侯嬰舍人得幸因 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

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

愈益附武安極力 挑出何等針線 董份曰得夫勇 冠軍意 按願取吳將軍 頭以報父仇此 灌將軍孝勇一 生大節自處故 下文如將軍壯 義之以此名聞 天下諸公莫弗 稱之皆本于此

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奮勵也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 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

獨一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 所殺傷 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囚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

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 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入夫乃言太尉

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 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

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 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

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音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 甫竇太后

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 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一十七 魏其武安列傳 四 鳳文館藏



重任好任俠二句而以穎川歌作結自家居雖富至相為引重

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軍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言以謂已許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穎川穎川兒乃歌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一人相倚引繩直批根者交棄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者索隱曰案劉氏二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云根音浪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學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

相牽引而致于尊重也凌約言曰叙實與田蚡傾陷構鄰歷歷如目親指數纖析無遺王維損曰先叙魏其灌夫相倚相驩後相救俱有照應茅坤曰兩人成慶處極力描寫應前宜往字註皆

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言灌夫請不以以為解紛應前殊無意往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人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身人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一人舞說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



此王維楨曰武安怨二人本在奪田不得乃遂索他事求以申之

增屠隆曰兩云飲酒酣見夫使酒

按屬之強也

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二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邾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在席上如淳曰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以膝跪席上也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異○索隱曰案漢書作屬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對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索

許相卿曰觀此可見當時亦重奉廣

增黃洪憲曰篇中歷次夫不懼夫愈益怒夫聞怒罵籍福夫不悅夫怒夫無所發怒夫愈怒不肯謝等句即贊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康海曰魏其欲死灌夫難語甚悲壯後果同死雖無益于灌夫可謂不以生死二其心者王維楨曰魏其與灌夫不欲獨生為後同罪張本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

六

鳳文館藏

隱曰女兒謂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

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

灌夫曰今日斬頭陷骨索隱曰

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騎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頂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

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云居室為保官今守官也

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

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

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囚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

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

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損之無所恨且終不令

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



增吳國倫曰按夫  
擊不得言物陰事  
嬰辨東朝廷何以  
不遂指言之魏異  
日帝聞淮南事而  
以不及族武安為  
恨則聖之不言是  
失計也然豈其  
為救天地故不欲  
盡言邪  
歸有光曰魏其後  
言亦相短不及淮  
南事何邪豈魏其  
終長者不忍出此  
君子所以往往困  
于小人也  
仰上漢書無不  
按張晏三註俱  
支離瓚說亦無  
謂  
漢書張註無下  
畫地字  
董份曰此正所謂  
持兩端者  
增呂祖謙曰解人

言灌天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東朝太  
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天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  
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  
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  
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  
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  
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  
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  
辟倪兩宮開徐廣曰辟音考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  
五係反場蒼云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  
得立大  
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  
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  
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  
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  
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脰大於股

之忍須是委曲順  
其意說彼不是然  
後徐以言語解之  
其怒方釋若他人  
正說彼不是我却  
以為是是激之也  
田蚡正怒灌夫而  
三軍宣帝正怒蓋  
寬饒而鄭昌乃言  
猛獸在山藜藿不  
採故三人卒不免  
死

不折必披索隱曰素可謂披音是彼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  
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  
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尚趣效  
轅下駒張晏曰飽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  
義曰應劭云駒馬駕轅局越纖小之貌按瓚說為長也  
吾并斬若屬矣  
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  
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第索隱曰案晉書云籍令我百歲後  
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  
今俗云人不辨事焉云  
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  
乎索隱曰案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故廷辯之不然此  
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  
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  
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老翁言嬰無官位板後也首鼠一前韓御史良久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喜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案  
小顏云何不自謙遂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

按此朝論具見  
按轅下駒謂進  
退皆不定也  
漢書應註馬作  
者轅下有下字  
織作賊  
進方苞曰驂下駒  
進司於扼退東於  
絆故曰奇趣也  
董份曰石建素謹  
厚而肯分別兩人  
事故載之  
茅坤曰石建所分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 七



別不載其詳大略  
右武安者

李廷機曰載昔  
臣驕恣態與朝臣  
承風狀俱妙絕形  
容

董份曰此公孫承  
相所以中汲黯者  
也

汪道昆曰按蚡  
之於嬰也始以籍  
福之計讓而攘之  
今以安國之計讓  
而殺之惜嬰之卒  
隨其計而不自覺  
也豈其沾沾自喜  
多易而然與

段人論文作段  
之

按師古云簿書  
謂以文簿一一  
責之

王整曰此時賓客  
安在邪

茅坤曰此必大行  
時皇急不及諫之

尚書而後下其武  
安輒以此案論悲  
夫

徐中行曰按蚡  
盜雞鳴出孟嘗於  
函谷處囊脫穎解  
趙急於邯鄲此周  
食客之報也魏其  
灌夫之客視此不  
深愧哉

茅坤曰自古權臣  
以危禍中傷人必  
以蜚語

錢福曰武安倚勢  
陷殺二人二人卒  
為厲鬼史書報應  
甚速事未必真特  
以此為天下後世  
擅權者之戒

茅坤曰此必當時  
人不壓魏其灌夫  
之死故為流言云  
云

增補史記按蚡私  
交淮南受遺金夫  
因繫不得告故子

增補史記評林

魏其武安列傳

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離古

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  
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

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欺謾

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白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孝景時魏其常受遺

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

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

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

義曰天子謂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前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

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詔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

家丞印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

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死在明年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

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卷二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采論灌夫

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痲索隱曰痲音肥又不食欲死或

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

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飛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翹案張晏曰月

春垂至恐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其春武安疾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

十二月未魏其棄市至二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

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月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

為一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至今不改然天子作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書

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至今不改然天子作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書

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

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

帝九年而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元光二年而九年大臣表蚡

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二年

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謂之襜郭璞入宮不敬徐廣曰表

敬國除○索隱曰襜褕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武安

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

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

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枉於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 八 鳳文館 載



長揭之于尾蓋雖不得發其事於生前而猶得暴其事於死後使夫有靈必快意九泉矣

按傳末次淮南遺金所以實灌夫所持武安陰事者

楊循吉曰田蚡灌夫不必論實嬰本以節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處廢興之際如此可歎也

茅坤曰太史公小論言質而情慘可為寶錄

曾趙恒曰贊意哀魏其之冤而深誅武安之罪也言魏其之舉以吳楚之功灌夫因一時入負貴好權以杯酒陷人於大禍命固不延而得免於族滅之誅者幸耳禍所從來言禍由太后也再言嗚呼深恨之也

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眾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實嬰田蚡勢利相雄威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碎倪兩宮事竟不直竟哉二公

凌約言曰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灑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淪胥以滅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鳴齋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 方苞增評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潁名屬陳留○正義曰拾地志云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

後徙睢陽 正義曰今宋州宋城 嘗受韓

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 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田生之所

事梁孝王為中大 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

索隱曰將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

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

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

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 徐廣曰景帝前姊

而太后曾弗省也 索隱曰省音仙井 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

關以東皆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正義曰謂關中

茅坤曰此直敘格

註一本無下括

地志以下六字

似是

王維楨曰嘗受韓

子雜家說于騶田

生所則學問識見

盡括此語中

按漢初王國二

千石以下吏皆

得自置惟二千

石則天子自命

按言案責蓋令

使者籍記王過

也 註妹漢書如註 作姊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鳳文館 歲



王維積曰安國此等語終節辭然其全兄弟子母之恩則可尚也

按為言之帝是太后令長公主并已意言之于帝不欲自言也

楊慎曰田甲之甲猶某甲以其名不足言耳  
盧象治曰安國之符田甲與淮陰之符少年子分向

也又云京師在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

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囚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

小節苛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

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鄯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

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

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

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

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驪太

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

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安國曰死灰

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

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囚走安國曰甲不就官

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足與維持之治

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

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

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

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

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

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王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

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

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

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

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

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王維積曰安國卒善遇獄吏可謂綽然君子

康海曰此與左師觸龍說質長安君相類皆自人情至切不可已處說去故能入也

凌約言曰高帝不聞有此意安國直以意言之耳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二

鳳文館藏



倪思曰此律語引  
用雖切然不可訓  
註休今本漢書  
作詠

康海曰以安國猶  
行賄幸進他尚何  
責哉

劉辰翁曰管子書  
曰匈奴為騎寇謂

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休說文云休誘也犯上禁燒明法太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未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

且負戎馬之足也

按據此末力衰句則上極矢末力當為句  
王維楨曰不許和親則戰既和則宜守約焉翁壹一邊鄙細大其謀不足用王恢喜功之士并為首難自不信于單于然則匈奴屢背約誰證之哉

劉辰翁曰安有三十餘萬作伏兵者謀亦拙矣

增補史記評林

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管子云不內屬於漢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疆營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直四百里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二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路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八博之鳥矣太僕公孫賀為



詩經  
卷之八

吳寬曰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而持之不堅復從恢復豈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復耶

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彪續漢書大行王恢為將中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王諸臣太  
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  
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  
廣別從代士擊其輜重正義曰得各云輜重也所載衣服雜則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  
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  
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  
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  
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  
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  
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  
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人馬  
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  
臣以三萬人眾不敵提取辱耳徐廣曰提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

按廷尉當有言廷尉擬議當如是也

太后受金兩言太后蚘之寵賂章章也太史公不載之蚘傳而載之安國傳即於張湯傳見弘羊之意云

王維指曰王恢不擊輜重是量敵保軍可以情宥然令朝廷背約自開邊隙則當死也

人多大略三語括盡平生管子韓非大有置樞紐於中閒以要縉前後者後來唯太史公韓退之能為之

董份曰知當世取金者智也智者宜或失于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于

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還檄當斬漢書音義曰還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知淳云軍法行而還留畏機者要斬還音豆又音住還留也機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蚘蚘不敢

言上而責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何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

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

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患厚之行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

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郅首實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皆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

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蚘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

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



財宜其所舉皆汗  
墨而安國又舉廉  
士太史所以稱之  
也讀其文自見索  
隱註謬  
宋無曰若郭他是  
人姓名為天下名  
士何不著見于史  
漢書作至他是也  
註定漢書如註  
作卷  
王傾中曰方置相  
時憲甚及既置相  
病愈天子欲相一  
人而不可得豈非  
命哉  
凌約言曰中國貴  
于夷狄者以信義  
所從出也王恢尚  
為馬邑之欺安國  
奴之欺安國豈怪  
哉  
王鑿曰又幸文壯  
書法大奇  
黃震曰韓安國長  
厚好諂武帝好大

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龍  
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囚卒皆當斬贖為庶  
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  
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  
曰幽州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  
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  
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  
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右北平也  
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  
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  
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囚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  
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

喜功故帝雖器之  
而卒困焉  
揚慎曰觀太史公  
贊安國言梁多長者  
者則索隱無忠厚  
之言不合矣古書  
有意本分明而反  
因註晦者此類是  
也  
按此論本惜長  
孺之不得相知  
以長孺之所舉  
而亦不得相考  
以為惜有味哉  
其言之也

徐廣曰二云廉  
正忠厚  
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  
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為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  
更然生身失防推賢見重贈金貽謏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為梁飾非言于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  
進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諫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然為之謹  
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  
困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 五 鳳文館 藏

巖谷 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詩經  
卷之八

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

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

皆為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

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

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

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

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曰：「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翬○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

將軍，今免張武周度，二帝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

楊慎曰：此傳線敘其事，實以著其才略，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時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唐順之曰：當看叫應，穿插是首尾文字。茅坤曰：李將軍于漢為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掬。凌約言曰：漢文帝惜廣不逢時，自以其時海內又安不軍，其革廣之才無賞所用耳。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帝遣將軍，今免張武周度，二帝國人也。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一 鳳文館藏



亞夫等以備胡中  
獨不及廣知而不  
用何取于知耶  
楊慎曰公孫昆邪  
為國惜才過于文  
帝  
補歸有光曰當時  
欲叙匈奴入上郡  
事故先書此其實  
為隴西北地雁門  
代郡雲中後乃徙  
上郡也  
凌約言曰廣為上  
郡守知三人中必  
射雕者然後見前  
日合戰為有血脈  
非曰日合戰何從  
知射雕者哉此上  
文有以力戰為名  
其意與日合戰同  
董份曰從百騎往  
馳三人不見廣勇  
所以載百騎者與  
下匈奴數千騎相  
應耳

戰恐入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  
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  
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索善也與服志  
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  
德善故云中貴也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  
縱馳騁見  
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曰射音石  
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  
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索  
眼度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  
毛作矢羽韋昭  
云雕一名鷲也  
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二人三人匹馬步行行數十里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  
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  
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  
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  
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  
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

大將軍一本作  
大軍  
楊慎曰精神正在  
重前一字  
程一枝曰李廣所  
長在射故傳內敘  
射獨詳若射匈奴  
射雕者若射白馬  
將若射追騎若射  
獵若射石若射虎  
若射飲若射猛獸  
若射裨將若射廣  
善射之實宋及孫  
陵教射正應篇首  
世世受射句  
徐中行曰趙雲  
遇曹瞞而開壁李  
廣值匈奴而反前  
皆不足而虛示之  
有餘者也卒以疑  
敵入之心一因以  
破廣一因以全師  
蓋瞻略過人哉  
按程不識因見  
此傳  
何孟春曰易曰師

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  
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曰其將乘白  
馬而出監護胡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  
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  
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  
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曰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  
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  
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  
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  
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索隱曰音  
不擊方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器受一斗畫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  
刀斗○索隱曰刀音貂案荀悅云方斗小鈴如宮中傳  
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銅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刀  
斗銅即鈴也埤蒼云鑊溫器有柄斗以鈿無緣音譙  
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  
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  
淮南云斥度也  
候視也望也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方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出以律否臧凶言  
治眾而不用法無  
不凶也李廣之將  
使人人自便以廣  
之材如此然不可  
為法其繼者難也  
況與之或時而為  
將乎小人之情樂  
于安肆而昧于近  
禍彼既以程不識  
為煩擾而樂于從  
廣且將離其上而  
不服故簡易之害  
非徒廣軍無以禁  
虜之倉卒而已也  
然則微程不識雖  
無功猶不敗微李  
廣鮮不覆人哉  
董份曰載不識言  
以見軍法之正又  
載匈奴畏士卒樂  
以明廣之能故事  
必如此然後後備  
而筆端鼓舞  
增屠隘口事奇文  
亦奇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  
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  
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  
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  
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  
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  
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  
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  
里廣佯死脫其刃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  
墮兒徐廣曰二二抱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  
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  
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人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

平下漢書有死  
董份曰廣不能忍  
一尉之小憾乃知  
功名不成非特殺  
降也亦淺中少大  
度耳其不侯固宜

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屏野居藍  
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  
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一人主盜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  
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於是天子乃召  
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  
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  
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視之石也因  
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  
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  
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如淳曰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

按此下叙廣善  
射及其行略有  
生色狀凡六事  
黃震曰李廣邊將  
才于守右北平見  
之使武帝志在息  
民專仕李廣足矣  
董份曰歷歷談廣  
軍纖悉若不容口  
太史公亦重惜其

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



才也

按其射應前騎射殺百虜多句而總繳中之射殺射離者其將兵應前衝陷折關句而總繳中將與騰上胡兒馬南馳者其射猛獸應前格猛獸句而總繳中之聞有虎背自射者又曾為虎傷故曰亦為所傷云

黃震曰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擊振華夷今看其傳

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比因隨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按功自如漢書作功自當師古云功過自相當也

按此總前摹寫李廣數奇處劉辰翁曰太史公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俾倖至列侯三公正是恨處又取望氣者備廣曾懷口語如慨而歎縛縛可傷處止在而字然字耳且固命也能使墮淚

光緒曰廣雖以殺降為恨然屢百戰不能得一當以封侯亦足

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為恒也

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

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

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

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

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

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蹇將萬騎與廣俱異

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

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

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

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日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

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營之名駟案鄭德曰黃間弩淵中黃牙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用大黃連弩蓋昭曰箭

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

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

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

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

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

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

一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舉第八名聲

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

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

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

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賞侯邪且固命也朔



悲矣王弼州詩  
云車公一言拜  
相李廣自戰不  
侯自是人間常  
車莫將造物追  
求意是或然者  
然亦可惜

凌約言曰廣之材  
盡出一時之上廣  
之功盡出一時之  
下或者謂其有根  
而廣亦自恨其殺  
降然則豈直不封  
陵之赤族亦宜矣  
增田汝成曰余言  
廣之不侯非數奇  
也孝文知之深矣  
懷私恨以斬霸陵  
尉豈天將軍之度  
哉故蘇子瞻云今  
年定起故將軍未  
肯先誅霸陵尉是  
也不然以亞父之  
賢帝許景帝曰真  
可任將矣豈獨不  
知廣材邪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  
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  
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  
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  
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  
將軍軍出東道徐廣曰主爵趙  
食其為右將軍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  
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  
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  
廣言自少  
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  
者得與單于相當也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  
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  
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反毋令  
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  
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

凌約言曰按王十  
朋云李廣才名一  
代奇孝文猶自未  
深知較食長嘆無  
頗牧翻借將軍不  
遇時漢文始謂李  
廣生不逢時又謂  
李廣老數奇不可  
謂不深知矣而卒  
不大用何取于知  
豈廣懷私恨斬霸  
陵尉固有以致之  
歟

按三下大將軍  
使長史可見大  
將軍有故責李  
廣意  
按將軍職在征  
每無常處所在  
為治故云貴府  
增王宗沐曰屈原  
正道立行抗志塵  
埃卒放江潭賈生  
浴陽年少起圖治  
安為漢畫長策亦  
擯長沙離騷賦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五  
鳳文館藏

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  
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宜文  
驟急引兵徙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  
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其妻趙  
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入導  
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  
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  
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正義曰絕度也  
南歸度沙漠右將軍廣已見大將  
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  
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廻折  
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  
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  
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  
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  
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  
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  
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



為世所哀考驗今昔余甚感焉將天獨能生之或其數誠奇未定也廣不封侯蓋出於此哉余又聞五代時盧載有文名王朴荐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及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噫廣固無知數奇何也朱翌曰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以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回還之既受上指毋令廣當單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真人奴也哉宜乎廣子敢恨殺其父擊傷青也

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戶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墻音人，綰反。又音乃，鋤反。又音而，宣反。案墻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二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項，頗賣得四十餘畝，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戶欲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令，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向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反應謂漢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殺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六 鳳文館藏

筆力安能于勝敗之外乃出古今名將之上如是哉

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拍地志云：居延海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海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西北二千餘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二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管仲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百山，又真有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拍地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一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八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

朱翌曰：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

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袂絕道，陵食之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人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將與世世受射相首尾

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

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為人欺何也

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袂絕

獨以丹陽五千人

道，陵食之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

橫挑強胡何哉

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人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

隴西之士皆用為

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耻亦可想見其俗  
之風節矣  
陳仁子曰廣之數  
奇而忠信見于身  
後天何憾者  
趙恒曰引傳及  
諺皆為卒將軍後  
懷口不能道詞而  
發才略意氣本傳  
曰盡獨舉其所見  
咽口少言為贊見  
才氣天下無雙固  
不在喋喋利口余  
睹一王不擊下引  
傳其身正云云不  
令謂不言也下桃  
李不言之諺相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

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後後如鄙人索隱曰後音七旬反漢書作陶陶音陶口不能道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

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

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索隱述贊曰後晉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

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將者既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故部

曲行陳中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輒廢者

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弛略以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稱其寬緩

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樂為之死然勇卒犯之此其

恩不加令而每至於敢死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太平津侯後第五十一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

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乘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云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

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葷粥是一也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

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之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獯粥葷粥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居于

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索隱曰橐駝音託佗○正義曰畜許又反橐駝音託佗○正義曰橐駝音力支反馱駝徐廣曰北

曰韋昭云背肉似橐駝云駝包馱駝○索隱曰案古今注云馱駝馬牝馱駝徐廣曰北

禮音託佗○正義曰畜許又反馱駝音託佗○正義曰馱駝音力支反馱駝徐廣曰北

索隱曰說文云馱駝音託佗○正義曰馱駝音力支反馱駝徐廣曰北

發蒙記到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起其母馱駝璞注爾雅云馱駝馬青色首洵塗

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馱駝徐廣曰音顯馱駝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

水草遷徙母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扶糞反母支

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



劉辰翁曰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雖  
其俗常事寫出如  
畫

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士力能彎弓索隱曰彎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俗寬則

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

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矛鐵柄首時年反○索隱曰音利則

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

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

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姓字漢書曰單于姓蠻鞬氏○索隱曰單音六緣反鞬音丁啼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之

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亶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維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

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以時入貢命曰

○王世貞曰匈奴  
之先一王曰乃阿  
特一獨體在穹廬  
中覆之以氍人  
得見國有大事則

殺白灰牛以祭始  
變入形出視事已  
即入穹廬復為體  
體因人竊視之  
遂失所在復有號  
曰嗚呵戴野豬頭  
被猪皮居穹廬有  
事則出退復隱入  
穹廬如故後因其  
妻竊其皮莫知所  
知後一主曰畫東  
眠呵堆養羊二主  
日食十九留其二  
次日復滿二十只  
皆極怪異見葉隆  
志而本史不載

○方苞曰忽抻此  
語與漢武窮兵入  
殺贖罪相射

歸有光曰漢書增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鳳文館藏

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而穆王

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

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

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

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

周平王去鄠部而東徙維正義曰維音維維正義曰維音維維正義曰維音維

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齊釐公與戰

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

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

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

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

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



諡王宣王事以不可少

補方苞曰春秋傳齊公祿父也索隱謂釐音傳名諸兒誤也

齊世家釐公名祿甫諸兒襄公名索隱誤

茅坤曰戎翟破中國而立天子與五代晉無異矣左傳杜註之間作西北今上有至字今下有為字

劉辰翁曰詩人有

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

戎狄戎狄以故得久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

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云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

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

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

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

于維徐廣曰維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圖作圍地理志云圍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圍當為圍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

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翟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邱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支言圍潞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

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餘諸正義曰括地志云餘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漢餘諸道

之間徐廣曰圍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圖作圍地理志云圍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圍當為圍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

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翟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邱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支言圍潞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

屬天水郡緄戎正義曰上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翟獯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獯音丸○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

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有王秦滅之今在本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即大鳥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表括地志云鳥氏故城在涇州

胸行之戎徐廣曰在本地胸音項○索隱曰案地理志胸行縣名在本地鄭氏音呼○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行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

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如淳云即澹林也為李牧滅樓煩之戎索隱曰如淳云林胡即澹林為李牧所滅也地理志

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

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

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雁門○索隱曰服虔云句音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

胡貉索隱曰索貉即歲也音△格及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薄伐之辭儒者遂以不極之塞外為美不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不東徙極其所至亦不過岐山之下是古公故鄉又惡得為境外哉

歸有光曰自夏道衰以下略舉戎狄為中國患者耳不能判別其種類也

按今朔州即林胡今雁門即樓煩今象顏山後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夷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三

鳳文館

載



評點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 四 鳳文館藏

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警則虎豹而檻矣解得志者

揚慎曰觀此則長城不始於秦皇矣

按陰山及高關并在燕北晉東今宜大之界是已

李維禎曰趙城陰山高關燕城造陽襄平秦皇修其故壘益增而長延袤巨萬里一時之

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

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

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

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

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秦長城水

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類毀焉音傍白浪反○索隱曰徐廣云

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

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關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

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

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章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為

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秦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

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秦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貢山南漢陽西是也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

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章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

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章昭云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

山北假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

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州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曰頭曼

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案單于姓蠻鞮氏其國稱之曰獠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獠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獠黎孤塗單于支

去曼春秋云平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

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復去於是匈奴得實復稍

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後有

按河南地今河陰是也廣七百

里號新秦中蒙恬所取者

寄萬世之利畫地信守當無踰之然

信守當無踰之然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 四 鳳文館藏



趙恒曰後秦滅六國云北假中見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自秦始而大築長城以臨河至萬餘里城在河南又云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則所據又在河北也

按匈奴入漢初始盛

倪思曰蒙恬死匈奴得寬文活動有精神  
按度河南與前收河南相應又與後奪河南相應

所愛閼氏

索隱曰閼氏舊音易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生少子而單于欲廢

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鳴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鏑箭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

王維撰曰雖胡人其兵謀在漢將之上  
茅坤曰亦冒頓治兵之略

劉辰翁曰精神在兩千里馬

按兵法云守如處太距若脫兔冒頓雖夷狄亦知兵法者

鳴鏑射頭曼獲其之兵法也以寶馬

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同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埃之室為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云白羊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五

鳳文官



女子誘東胡老子  
之學術也誘東胡  
者行師之詭道猶  
可言也射頭曼者  
犬羊之習俗不可  
言也

王鑿曰此段結上  
起下一篇之關鍵  
也

唐順之曰至此摠  
約數語是同顧叔  
載大手筆也

按自篇首至此  
將歷叙匈奴強  
盛必先曰三百  
有餘歲百有餘  
歲者凡八書始  
著匈奴侵盜暴  
虐中國又必曰  
百有餘年百有  
餘年始著昭王

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叔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則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

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

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小別散分

離向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

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

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正義曰漢書云音蠡。又音黎。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

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正義曰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

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

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

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

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屬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屬州也。以往者東接穢

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五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以

西接月氏氏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因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氏。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氏

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

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

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

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

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崛起什百之中是也。裨小王。

相對。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渠子餘及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

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

三龍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

帶。索隱曰鄭氏云。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相競趨蹕林。則服虔說是也。又常

昭音多。蓋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褕。蓋此字與韋昭音類。同然林。襜聲相近。或以林為

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

築長城以拒胡  
而後地結之曰  
自淳維以至頭  
曼千有餘歲見  
其傳世益久流  
毒益深是太史  
公叙事針線處

按此下次匈奴  
官制什伍之詳  
并祠會法律占  
候喪葬賞罰之  
屬

方也曰二十四  
長中雖數十騎者  
亦號曰萬騎也



按以下先叙冒頓軍伍中所行科條為後困高祖自登報本

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榘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輾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轉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 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

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戌巳其送死有棺槨金

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家口退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

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日月盛壯則攻戰月虧

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

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

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

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

音亦又音石 南昆新犁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

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

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

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

城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驢馬索隱曰說文云驢音武江反案青驢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驢不純也說文云驢面類皆白爾雅

云黑馬北方盡焉驢馬索隱曰說文云驢黑也南北盡驛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驛高帝

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

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

信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天外鄉索隱曰

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

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

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

穰穰曰匈奴臣精兵見老弱既已誘漢而漢之步兵又未至是以中外不相救餉高帝老于用兵矣失着若此太史公敘事次第處

按敘東西南北馬各一色直與篇首奇畜相應

按漢與匈奴和親一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廿 匈奴列傳 七 鳳文館 藏



李維禎曰和親之說始於晉悼公時魏絳倡之漢高草造隱忍從其汙俗劉起居既詆之悉矣

和親二

和親三

和親四

按河南即今河陰是也

董份曰匈奴此書氣強而詞大變夷亦有人哉

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時冒頓浸驕乃使遺高后書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竊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

王維禎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羅洪先曰觀匈奴述西伐之威是欲以畏漢若曰北州悉下惟容漢耳

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王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溫○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索隱曰又音

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徐雲淺奉書尋音火胡反○索隱曰徐音計寧漢書作虞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二駟八疋馬也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



評點史記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

和親五

按此重叙匈奴遺漢書略其強詞唯述其婉語得體

真德秀曰按此書先貴匈奴違約次論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匈奴所言誠邪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耶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

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上音息。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雋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王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故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大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大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大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大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大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

黃金胥紕

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也。相連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飾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犀比金頭帶是也。

匹赤緋絲縵各四十匹

正義曰：緋音帶。○索隱曰：案說文云：縵厚縵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

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

正義曰：稽音音。○索隱曰：稽音音。號曰老上單于

老上稽粥單于初立

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一。○索隱曰：稽音音。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

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

正義曰：行音胡郎。○索隱曰：案說文云：說不

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

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

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

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則動心歸漢矣。

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

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湏乳汁也音都奉。○索隱曰：字林

王延陳曰中行說為匈奴謀則善矣而為漢患不淺當時既明言為漢害蓋而何漢卒遺之耶

蔡汝摘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即管子曰子耶言伐管者是倒句法

和親六

又以其自將苦矣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茅坤曰一指其罪一寬其銜怨處得體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

九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十

畜物正義曰上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  
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  
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  
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  
老親豈有不自脫温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  
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  
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  
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穹廬帳父死妻其後  
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  
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  
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  
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十

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  
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  
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夫力耕  
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  
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謀利口也佔音冠固  
何當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曰鄧展云佔聒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  
雖自謂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  
顧漢所輸匈奴縑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  
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惡也則候秋孰以騎馳蹂  
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  
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姓孫其子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十

按匈奴之俗一段即中行說教匈奴本謀也  
胡松曰中國聲名文物者何如而曰伴不取與易姓等語何竟心本若是  
蔡汝楠曰親屬益疏則相殺其猶愈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  
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



守鶴猶半惜漢使不能折此關也

按師古云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

陳懿典曰醜賊政為大言千古猶令人憤恨彼當時之欲伏而答其背者奈何嘗其疎也按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正與中行說自言為漢患向相應

按甘泉即今淳化

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侯騎至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邏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園丘處於是文帝

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甯侯魏遼

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音赫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樂布亦為將軍

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

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居離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離渠難為此官也○正義曰離渠難者其姓名必且子余反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

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

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燕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

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徐廣曰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

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

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葉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令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

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

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跋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跋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

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

和親七

增徐中行曰遂出塞即還與宜王薄伐何異不贖武不窮兵具見帝王氣

光緒曰余每讀匈奴傳至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輒黯黯不欲終篇惟恐其再見獨賈誼治安策所謂伏中行說而答其皆則復津津喜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十一

鳳文館藏



誦焉

按洪惡猶薄惡

邵銳曰其事已在  
前與前事在赦前  
意同得尊中國體

真德秀曰文帝  
遺匈奴書皆大哉  
王者之言非後世  
所及也  
屠隆曰歲予以  
物始此然亦以地  
寒為辭

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獲之歸朕聞古之帝王  
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  
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遣朕  
書言和親已定囚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  
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  
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  
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  
四歲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  
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  
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  
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  
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  
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

按師古云逃虜  
民漢人逃入匈  
奴者章尼等皆  
單于降漢者

劉辰翁曰只漢過  
不先四字見得負  
約常在單于

和親八

和親九

匈奴莫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  
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  
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  
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  
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  
或然也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漢書音義曰私出塞  
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  
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  
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  
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  
行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  
徐廣曰一云乃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  
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  
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



武帝與匈奴第一合无功

羅洪先曰單于前目稱天所立又云天之福今得漢尉史復云天使若言動以天張大其詞固犬羊之妄抑豈武帝奢靡已極天故厭之而不絕也耶

按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漢數出塞矣

下尚漢書作通茅坤曰自古制虜須假開市為餌

第二合得少失多  
第三合得勝多  
第四合大勝

評點 卷一百一

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

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

道之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

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

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

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

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

囚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

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

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

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

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

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

劉辰翁曰斗辟誤

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

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什音斗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曲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斗

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稚音持利及

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

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

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

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

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

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

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

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

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

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



第五合大勝

第六合相當

王維楨曰此信之為漢也或其詐漢之詞

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二千餘騎。徐廣曰：合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也。匈奴之南界，磧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案：隱曰：罷音疲，微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微音古堯反，微要也。漢兵疲極，則取無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慙

第七合大勝

第八合相當

注嫁婦測議作嫁娶

增陳懿典曰卒可四千人且盡卒可字且字有諱敗之意詞甚婉曲

惜乃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祭以金人為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索隱曰：章昭云：張掖縣。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栢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



按河南今河陰是也秦將蒙恬斥逐得此後失之今復奪護按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與下地接匈奴以北作兩段相對

倪思曰中國之兵凡二十四萬騎而糧重不與則步兵又可知已前後師出之盛未有如此者

第九合大勝唐順之曰追胡至闐顏山趙信城漢威壯矣

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得此。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足。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

按即前合與大將軍各道故各有戰功

倪思曰去病封禪錐屬兒戲然自平城以來能擊亭毒穴則匈奴患中武帝承文帝之後赫然振古如此惜賈生不及見耳

凌約言曰太史公叙衛將軍追胡至闐顏山而還。霍將軍逐虜臨翰海而還。而摠結之曰是後匈奴遠遁。幕南无王庭。兩段一東一西。開閣之妙。倪思曰前見徒關東貧民處所奪虜地。又見波河置田官蠶食境。非將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无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首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初故也。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定。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罵之不遣。先



師武臣力能使致  
此使中行說猶存  
尚能鐵騎蹂躪吾  
取以此推見滅卒  
成半非容易者第  
不知後來此地窮  
竟何如  
薛應旂曰嘗觀漢  
之世矣國勢雖定  
焉成日熾高帝被  
圍白登臣后受書  
狂悖文帝時則又  
侵上郡至雍甘泉  
當時歲致金繒動  
捐子女者豈樂於  
犬羊相結好哉誠  
以天下新定委曲  
遷延以徐觀其時  
勢之可為耳迨至  
武帝當文帝惠養  
之後粟陳貫朽將  
勇兵強而匈奴又  
數犯邊境帝于是  
征伐四出所向成  
功以致幕南無王  
庭而累世之恥得

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  
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  
立十三年死于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  
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  
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  
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  
二千餘里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今  
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居音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  
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  
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客告也問所使郭吉  
禮界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  
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  
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囚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

雪皆帝有以震之  
也世儒徒見其登  
封巡幸紛紛不已  
遂併其征伐之事  
謂為窮兵而以秦  
皇漢武稱亦過矣  
唐順之曰凡兩遣  
將出絕塞俱不見  
匈奴一人漢威極  
矣

第十合出塞不見虜

王維楨曰禮與言  
好四字點綴有景  
王廷陳曰郭吉首  
以南越王開言便  
令失臣繼後數語  
激烈慷慨足以壯  
中國之威齊疆表  
之膽矣單于雖斬  
主客見者以洩其  
怒而終不肯為寇  
漢邊其吉之力哉

母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  
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燕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  
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  
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  
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  
太子入漢為質正義曰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  
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至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隔絕胡  
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太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蔥嶺祁連間首領  
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也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  
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  
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  
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



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

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今吾

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發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

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其辭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

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

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

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

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

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

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

于以為漢殺吾貴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

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

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屯朔方以東備胡路

克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于烏師廬立

為單于徐廣曰烏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

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拾地志云

弔右賢王欲以乘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

茅坤曰使楊信以下敘當日之盛與所以斷匈奴之臂

武正在三又宗而匈奴終不敢言與

前終不敢言漢邊相當皆極馳聘

倪思曰以吾使為欲說也故書來則先折其辭又恐其

欲刺也故少年來者必先折其氣非為欲刺使者以折

之也兩語寫虜情最悉亦以其非中貴人故耳

王整曰結一段本意而情態畢見

倪思曰漢兩使入匈奴欲以乘其國

其後左大都尉之謀未必非弔右賢

王之效也惜其蹉跌使受降之城與

長安之邸俱虛耳

第十一合邊虞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十七 鳳文館藏



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泥野  
 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泥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  
 護維王為渠。正義曰。渠。水名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以將軍而誅之。莫  
 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  
 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  
 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  
 賢王响。音响。又音呼。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二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  
 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  
 千餘里。築城郭列亭。正義曰。額胤云。鄯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盧朐。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在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而西。相陽縣北。出石門。鄯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而西。又西北得窮虜城。按即築城郭列亭至盧朐也。服虔云。盧。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而使  
 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  
 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延澤。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

燔黃洪憲曰。武帝欲遂困胡。雖因誅大宛之威。然高帝呂后二句實其本。而止。豈史削之耶。

第十二合失少得多。如霖曰。漢為甘言所快。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國既以厚賂留矣。故所畏在強大厚。

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及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



貽鳥足以結之

王整曰書法於陵  
有意  
第十三合降虜

交約言曰此傳首  
段不用紀年以當  
是時是時提醒者  
凡五後書其三年  
其明年前六年後  
二歲十四年其多  
其秋夏又書漢元  
開三年元封六年  
太初三年太初四  
年先後開出略則  
百年寥絕詳則歲

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曰涿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涿音以奢及○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

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

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

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敷將萬騎步兵二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又重文用反

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

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

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誤人所加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敷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

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

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曼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諸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徐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工堯友言求一而務調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指

不參索隱曰案諸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求一時權索隱曰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彼已將率詩云彼已之子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

建功不深堯雖賢與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

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索隱述贊曰獫狁葷粥居于北邊既辨夏商式憬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煙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空帝藏未盡中權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 鳳文館藏



耳。董份曰：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遠。微者言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觀其所不斥言，然又謂其遠師，屢將而又不終服，匈奴則不言而自見矣。又曰：匈奴言無可褒而不敢斥言，故為忌諱而微也。劉辰翁曰：固褒謂不得不褒，則有可諱矣。遷亦欲為微諱者，然已著大意，不滿當時以為順從君之欲，所謂席中國廣大氣，奮深得體要，建功不深。又似惜其志之未盡成者，何前後之異也。則其中有難言者矣。董份曰：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已，句將

黃震曰：傳之敘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為患。秦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為之北徙。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視中國為強弱，然嘗論之。秦伯連帥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秦漢以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故秦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適以自斃，不可為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約。雖婁敬遺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願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鼈，上及飛鳥，政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呼！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為祖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不得已之中，而曲為之處。惟文帝為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于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適，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擊并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略，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基之。使經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聶翁祖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夷狄，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闥之峻，何歟！不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効竟何如哉？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火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

率屬下文，讀索隱解為彼已，將率太史公无此文法。陳仁子曰：遷之贊此也，以定哀之時，自比而獨責將帥焉。夫豈獨責將帥哉？茅坤曰：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向，奴事特不敢深論，而託言擇將相其旨微矣。鍾方苞曰：下以便偏指，以便入主之偏指也。不參彼已，不參酌彼已之勢也。

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泥野李陵貳師之敗，汲見武帝雖事窮，而尚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略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暴虐，民朴畏罪，然後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窮兵酷罰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 二十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鳳文館藏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一

鳳文館藏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其父鄭季為

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王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

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

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

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

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

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

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張晏曰甘泉中徒所

居也○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

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

茅坤曰兩將軍為一傳太史公用意幕寫處其傳大將軍也所當戰功益封由姊子夫為皇后及姊子去病之從大將軍而為驃騎也驃騎將略殊无可指點處特以子夫姊子遂從大將軍勒戰而有成功並附公孫賀篇末尤可印證按少兒即霍去病母

天一本作人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鳳文館藏



費袞曰人奴之為一奴生得毋答罵即足矣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為伍之生同語人方奴我平生得無答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入奴之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便凡近矣茅坤曰詳次非幸之禍已而非望之福可憐可憐悲幸並至

按此上詳衛青所以得通籍於后官按此下歷叙青戰功

茅坤曰太史公一篇語脈延畫工施

曰人奴之生得毋答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

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

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姪

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

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官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

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

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

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

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

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

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

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

粉黛處庄衛子夫得幸上輒與衛青寵任處相申而進

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

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

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

以西至高關索隱曰高關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

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

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貢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貢之號蓋出蕃語也青

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天子曰

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

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

伐獫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虜二千二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

按校尉有功每冠以青歸功青也

按傳內多以詔書伐叙武功



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

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

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

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

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

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

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類曰音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

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

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成擊匈奴匈

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

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

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

楊慎曰裨王猶孟子傳所云裨海也

裨小也

日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類移反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

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

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

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而歸

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正義曰伉音口浪反青子不疑為陰

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

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

在襁保中正義曰襁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襁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

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

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

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

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

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庚○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

王慙曰太史公三用青子字此古人純實處茅坤曰此着大將軍得力甚多

保一本作襁漢書同

按此四人功不同故各叙

而曰從大將軍再從大將軍三

從大將軍各三從大將軍亦歸

功青也

增補史記

平林

卷二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三

鳳文館藏



註驃騎一本作車騎  
註一本無下博字

按此李朔等三人李沮等三人功俱同故俱合

封朝為涉軹侯云  
公叙校尉李朔云  
凌約言曰按太史  
將作四宗  
校尉豆下有中郎  
封朝為涉軹侯云  
云叙校尉李朔云  
凌約言曰按太史  
將作四宗  
校尉豆下有中郎

至匈奴右賢王庭為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  
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徐廣曰窳宜作窳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窳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  
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

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正義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祭邑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行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

有五沐浴偏王文  
字固當如此  
按斬首級謂得取一首拜爵一級非曰取人首級也

王慎中曰史記二將軍每一出兵即繼以匈奴寇邊殺略多以明二將軍非能禦寇乃寇之招也

邵寶曰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抑何異也今出不可貳罪疑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

王維楨曰此以下入霍去病絕無痕迹  
按漢書云去病

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正義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祭邑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行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

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正義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祭邑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行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

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正義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祭邑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行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

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正義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祭邑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行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



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大將軍下一本霍去病自為傳叙霍去病事甚詳云霍去病大將軍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

尉索隱曰服虔音飄搖大顏案荀悅漢紀作票鷁票鷁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鷁音弋召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區失者少而殺獲匈奴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類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類也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入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

董份曰二功並封亦以從大將軍故也

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雷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二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勲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日髦尾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

按此以下多叙驃騎將軍事

戎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遼濮索隱曰遼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遼濮王則是國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懼者弗取文類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懼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懾之涉反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

合短兵下漢書有慶單蘭三字

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

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註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今史記於短兵下無慶單蘭下

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玉○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

今史記於短兵下無慶單蘭下

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



一句於斬盧胡  
王下却言誅全  
甲殊不可解蓋  
傳寫之誤也徐  
廣註曰全一作  
金因其誤而註  
之耳  
歸有尤曰漢書  
作銳悍者誅全甲  
獲醜注全甲謂軍  
中之甲不敢失也  
補歸有尤曰漢書  
注曰祭天以金人  
為王即今之佛像

茅瓊曰若如一說  
則是方叙驃騎之  
功而又計其損失  
之數也當依小顏  
所云  
按叙軍功而曰  
從驃騎再從驃  
騎至封從驃騎  
歸功去病也  
按師古云前行

謂在軍之前而  
行  
方苞曰不識在  
匈奴為句王降漢  
為校尉也  
董份曰嘗與壯騎  
先其大將軍為句  
軍亦有天幸承上  
文來皆言驃騎也  
而王右丞詩云衛  
青不敗由天幸則  
是以大將軍別起  
為句矣不知太史  
公此傳專右大將  
軍而貶驃騎謂驃  
騎受上寵又有天  
幸所以不困絕而  
成功也右丞尚誤  
况其他承史記誠  
不易讀也  
茅坤曰太史公一  
篇精神注此  
董份曰太史公歷  
叙諸將則右李廣  
而貶青與青並言  
則右青而貶去病

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  
兵引去博望侯坐行雷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  
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  
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章昭氏音支

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  
間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  
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

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徒漢  
書云揚武乎餘得單于單桓酋涂王此文省也  
以衆降者二千五

百人斬首虜二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  
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正義曰率音律

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  
一云漢兵以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是也  
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

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僕王捕  
稽且王正義曰遼音速漢音上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

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  
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  
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  
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

侯張晏曰從驃騎將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鈞匈奴以為號○從驃

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三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

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合騎侯敖坐行

雷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

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

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雷落不  
遇索隱曰案謂遲雷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  
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  
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  
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  
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  
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



反覆其文自見  
王世貞曰驃騎  
將軍以輕騎絕大  
漠數得志此豈盡  
出天幸不至之絕  
哉而太史公傳自  
不具載意其以文  
章奇天下快快奇  
數不欲令武士見  
所長耳及讀至帝  
欲以孫吳兵法教  
驃騎不肯受曰不  
至學古兵法願方  
略何如夫然後而  
知驃騎將軍之微  
也

按仍與漢書作  
仍與註重興軍  
旅之勞也

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  
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  
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  
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  
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厯侯文穎曰毒尼胡王名鷹庇為煇渠侯徐廣曰一云篇  
為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鳥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徐廣曰離一作稠離也○索隱曰徐  
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  
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晉灼曰獍音欺譙反○索隱曰說文獍作趨行疾貌悍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  
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  
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幸既永  
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

王鑿曰分徙降者  
良是  
茅坤曰今年渾邪  
王降衆數萬而明  
年即系以匈奴殺  
略數千人此皆太  
史公精神所註處

按師古云輕雷  
謂漢兵不能輕  
入而久雷也  
按轉語運輜重  
踵接也

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  
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將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  
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  
幕輕雷索隱曰家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雷者謂匈奴以漢軍不遠至故輕易雷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  
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  
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數十萬而敢力  
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  
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  
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  
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  
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  
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



夢坤曰犬將軍此戰極為奇絕以不得並驃騎益封故太史公盡力描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色

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中有益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二蒼解註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察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遲音值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速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寶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寶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雷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

按大史公先以所斬捕一旬略總去病功復於下詔書中詳之王維楨曰青與去病兩將軍軍同出塞擊胡而去病有功益封諸吏卒皆侯青獨無功亦有不利哉

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曰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駟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者晉灼曰音必耳反轉擊左大將索隱曰索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也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包愷弓音穹亦如字讀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二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崔浩云北海名群鳥之所解羽故云翰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遠與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八 鳳文館藏



註一本曰下有一字

董份曰是役大司馬逐平單于斬首虜萬餘而不益封故太史前備者大將軍戰獲狀而于驃騎則但云補斬多而已不著其級次此亦顯微而聞幽也

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與音余不失

期從至檣余山索隱曰檣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

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作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

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

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刺小顏音之亮反軒音九言反以千三百戶封

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

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

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

也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

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

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索隱曰

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曰退而驃騎曰益貴舉大將軍

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

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天子

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

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

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

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之糧或不能自

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蹇鞞書蹇鞞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

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

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

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

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

衛青冢並西者是青冢者是去病冢上有壁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

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索隱曰案景桓兩諡也布義行剛是武諡也辟土服

滿驃騎處種種可見古之大將能成功者多幸而會王世貞曰賢哉任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謙虞卿之風焉當大將軍盛時士爭自潔飾求眩其趨之也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火之炙手而安與田仁方以貧事家監得養惡習馬非有國士之遇也追趙禹過擇郎將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于安何德灰冷鳥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晚矣語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難能哉驃騎不以望過安驃騎亦難矣按蘇秦傳云其民無不吹笙鼓瑟彈琴擊筑關



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蹋鞠戲具也謂為講武者非是

王維楨曰去病死天子旌功制諡如此諸將寧不感哉按愛幸二句尤見武帝捲捲去病之餘意

王鏊曰自古陰符將家無子按自大將軍下收拾一篇用兵首尾

茅坤曰太史公無限深情

按此以下紀大將軍功

遠是廣地之諡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也。  
子嬪代侯。索隱曰嬪音市戰反。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第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

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室。○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

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

茅坤曰賀之妻衛媼大將軍之妹而驃騎之母姨也



事武帝漢書作  
事景帝  
余有丁曰按驃騎  
將軍武帝立名以  
寵去病本傳前云  
賀為輕車將軍又  
曰騎將軍此驃字  
必誤

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二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將  
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  
代士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  
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  
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  
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于七歲復以  
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士卒多下吏  
當斬詐死入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  
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豆之祖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

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

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

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

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

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

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以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

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

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

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

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祿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祿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祿音武

程一枝曰蘇建家  
在大猶鄉張騫家  
在漢中二家字本  
作家蓋因字形相  
似而訛也太史公  
所以載此二家者  
正從驃騎家像邪  
連山波及之耳此  
文家血脉貫通處



帝立二十二歲以王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額侯坐

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為按道

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

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

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御求見也侍中為校尉數從大

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

死

最驍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

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

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驍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

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

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邠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驍騎將

按此傳獨言後一歲後二歲後六歲與他傳不同亦變體也

按此以下紀驍騎將軍功

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

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以歸涉四年



茅坤曰世將之後多衰

劉知幾曰敘事之體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荐賢待士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也  
王充曰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  
楊慎曰載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為將如此著其善能保功名也

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母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

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

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曰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勿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營斯儲取亂尋章剽姚繼踵再靜邊方

陳仁子曰賓客之害吾於史遷贊孟嘗又於第五倫彈竇氏一再言之矣特孟嘗之時天下分列猶不足責也竇氏立清朝植私黨大可罪矣若夫以大將軍之勢誰能禦之而能以嬰軀之賓客為懲亦可謂善處盛強者然且未也豈為捐客大將軍猶賢之殆非純以客為賤者客固有賢不賢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狄梁公呂正獻不為私門植桃李而為國家收拾人才殆又不可以青藉口  
楊維禎曰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荐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荐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荐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荐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

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黃震曰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為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為將軍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亦以後官故生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為榮官妾地爾而曰春秋大復讐之義其誰欺欺天子且受圍與嫂書未可以警言也文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敢入塞矣何紛紛為

又曰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殊無奇績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如此豈常手可哉

王世貞曰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子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之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絀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叙其材力標果負誼槩饒仁郵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以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勝之妙使後人不



詩經  
卷之三

詩經  
卷之三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終

巖谷 同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